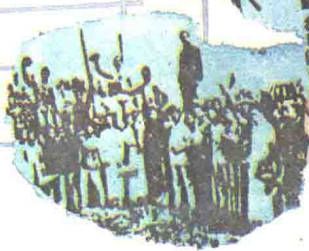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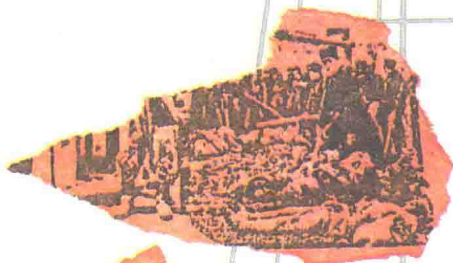


# 政坛血案

曹光哲 编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命

令

[illegible]

# 政坛血案

曹光哲 编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 政坛血案

曹光哲 编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右江日报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15.5印张 343千字

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200册

ISBN 7-219-01771-5/I·505

定价: 5.40元

## 前 言

政治谋杀是最残酷的政治斗争！

20世纪的中国政坛是和政治谋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据不完全统计，从1900年到1949年，在全国引起震动的政治谋杀案就近百起，至于鲜为人知的政治谋杀活动则难以数计。

20世纪的政治谋杀活动首先是作为革命党人的一种霹雳手段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的。炸德寿案、炸五大臣案、炸摄政王案、炸李准案、炸凤山案、炸袁世凯案、炸良弼案、刺郑汝成案等，就是已载入史册的几个重大案件。虽然这是一种没有多大意义的冒险行动，但革命先烈们舍身取义、搏浪一击的英雄气概则足以感日月泣鬼神。

20世纪的中国政治谋杀主要是独裁专制统治的产物。从袁世凯到蒋介石，中国的统治者无一不是运用政治谋杀对付革命志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的行家里手。袁世凯指使刺杀吴禄贞开其先河，之后，宋教仁、陈其美、程璧光、邓铿、廖仲恺、杨杏佛、史量才、吉鸿昌、李公朴、闻一多、杨杰等，就是在最残暴的政治谋杀中血染中华的。

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也往往以政治谋杀的形式出现。张作霖、杨增新、李生达、杨永泰、李士群之死，就是20世纪中国政坛上尔虞我诈、兵血相见的几幕闹剧。

汉奸，国人皆曰可杀。20世纪30、40年代既是汉奸弹冠相庆的时代，也是制裁汉奸的案件频繁发生的时代。在抗日

志士的铁血行动中，张宗昌、张敬尧、石友三、孙传芳、汪精卫、唐绍仪、张啸林、傅筱庵等汉奸卖国贼，或者一命呜呼，或者弹林逃生。

残酷的政治谋杀也就是秘密的政治暗杀。因此，20世纪的中国政治谋杀案往往诡波云谲、盘根错节、曲折起伏，其内幕不仅当时即鲜为人知，直到今天很多仍是不解之谜。

本书力图通过对30多个政治谋杀案的介绍，向读者描绘20世纪中国政坛刀光剑影、惊心动魄的一幕。

本书以翔实可靠的史料为根据，以精彩可读的轶闻为补充。诚为蔡东藩先生所提倡的“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这也是本书的写作原则。

让我们循着历史的足迹，去揭开事在20世纪中国政坛的一层层神秘的面纱。

# 目 录

|                |        |
|----------------|--------|
| 巡抚衙门的爆炸声.....  | ( 1 )  |
| 五大臣遇刺记.....    | ( 22 ) |
| 李准遇刺逃生记.....   | ( 38 ) |
| 铁西瓜案.....      | ( 48 ) |
| 温生才刺杀孚琦案.....  | ( 71 ) |
| 吴禄贞遇害纪实.....   | ( 79 ) |
| 唐绍仪殒命记.....    | ( 87 ) |
| “陶案”纪略.....    | ( 95 ) |
| 良弼毙命真相.....    | (105)  |
| “宋案”风云.....    | (114)  |
| 郑汝成之死.....     | (136)  |
| 萨坡赛路血案.....    | (142)  |
| 程璧光殉国记.....    | (156)  |
| 邓铿被刺悬案.....    | (162)  |
| “廖案”.....      | (174)  |
| 皇姑屯事件.....     | (184)  |
| 新疆“七七政变”.....  | (193)  |
| 一个神秘的职业杀手..... | (200)  |
| 张宗昌遇刺记.....    | (217)  |
| 古都锄奸.....      | (222)  |
| 杨杏佛洒血亚尔培路..... | (237)  |

|                   |       |
|-------------------|-------|
| 暗杀吉鸿昌的阴谋.....     | (247) |
| 史量才被害内幕.....      | (264) |
| 中央党部的枪声.....      | (273) |
| 血溅佛堂.....         | (288) |
| 李生达被暗杀.....       | (307) |
| 杨永泰被刺案.....       | (312) |
| 河内刺汪记.....        | (321) |
| “海上闻人”之死.....     | (346) |
| 斧下奸魂.....         | (358) |
| 制裁叛将石友三.....      | (365) |
| 李士群暴卒之谜.....      | (381) |
| “李闻惨案”.....       | (401) |
| 将军在黎明前倒下.....     | (427) |
| “克什米尔公主号”的秘密..... | (433) |
| “九·一三”事件.....     | (451) |

## 巡抚衙门的爆炸声

### 刑车从街上开过

1900年9月18日，羊城之秋。

“眶——，眶——”

中午时分，一阵炸裂声，伴着逼魂催命的嚎叫，从南海县衙门响起，然后穿破杜巷，拐向城隍庙方向而去……

“天朝威威，匪党逞凶，谋杀总督，皇天难容，押赴刑场，斩首示众！”

一辆刑车在刀光剑影中缓缓地 from 街上开过。车上一根竖立的木柱上，捆绑着一位即将执行斩刑的犯人。只见他大约二十一、二岁，中等个头，蓬松的头发下藏着一对闪烁着仇恨的眼睛，虽伤痕累累，仍不失干练英武的气概。

围观的人群窃窃私语，议论纷纷：

“听说他是革命党，叫史坚如。”

“唉！这么年轻，多像个白面书生，怎么会想到暗杀呢？”

“他差点把总督大人炸死。”

“革命党这么猖狂，大清朝怕真的要垮了。”

锣鼓声，吆喝声，喊叫声，由远而近，由近而远……



刑车叽哩咋啦地响个不停，似乎在哼着一首低沉而悲壮的歌！史坚如仰望蓝天，他的心就象蓝天里飘浮的白云一样，在自己人生的历程上飘动着，翻滚着……

### 书香弟子，侠义心肠

史坚如，名久纬，字经如，后改坚如，1879年5月5日出生于广东番禺县。他是明末抗清殉国的民族英雄史可法的后裔。其先世居江苏溧阳，后迁于浙江山阴，到他的高祖史德狄时，落籍番禺。其曾祖史善长、祖父史澄、父亲史悠乾均精通文墨，在岭南一带颇有名声。因此，史坚如从小家教深厚，文墨书画，得心应手，读书之余，兼习武艺。舞剑弄枪，纵马驰车，颇具侠士气概。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此时史坚如已是十六岁的青年，风华正茂，血气方刚。眼看中国屈辱地求和，因此，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痛心疾首，遂萌生革命之志。常说：“今日中国正如千年破屋，败坏不可收拾，非尽毁而更新不为功。”戊戌变法失败后，更看透清王朝的昏庸无望，深感国家的殆危。从此结交志士仁人，企图大举。但响应者寥寥无几。苦于孤掌难鸣，势力单薄，不足以成大事，乃入美国人在广州开设的格致书院读书。在这所学校里，他接受了现代西方科学的熏陶，革命意志更加坚定。毕业后，变卖部分家产，用以结交江湖侠士。不久，即以其豪爽气概和侠义心肠，与珠江以至长江一带的会党首领建立了莫逆之交。

当时，日本人高桥谦、原闻一等在广州设立了一个东亚同文会广东分会。史坚如通过高桥谦的介绍往香港面见陈少白、杨衢云等，从此加入兴中会，旋东渡日本。同盟会总部

派他潜返国内，从事长江方面的联络工作。任务完成后，史坚如便返粤从事运动绿林防营的工作。

### 饷械不足，误了大事

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西太后偕光绪帝逃往西安。京城陷落，举国骇然。孙中山认为时机已到，决定发动武装起义，命郑士良入惠州举义，派史坚如到广州呼应并委杨衢云、陈少白、李纪堂留香港接济，自己则转往台湾，以台北为指挥中心。一场革命风暴即将来临。

7月中旬的一天夜晚，史坚如召集宋少成、黎礼等在广州荣华东街的一座小楼上商讨行动方案。讨论到深夜，最后由史坚如做出决定：由黎礼派人去惠州，探听郑士良的行动；广州方面由宋少东负责联络，并通知其兄史古愚，在家乡急卖田产筹借银钱；史坚如自己则亲赴东江、西江、北江一带去和会党首领会面，动员他们准备随时采取行动。

计划已定，史坚如即单枪匹马，深入“三江”腹地，会见绿林会党首领区新和马王海等人。

“坚如兄，别人都骂我们是绿林草寇、江湖大盗，你这么看得起我们，弟等愿效死前驱。虽肝胆涂地，碎尸万段，亦在所不惜！”区、马等人与史坚如声气相通，豪侠之气，溢于言表。

史坚如没想到事情竟如此顺利，十分高兴。估计可参加行动的人数约有两千人，联络妥当后，史坚如即返回广州，召集心腹会商大计。

“我们有了这两千人马，大有可为，何妨就在广州先来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为革命军洗刷黄花岗之役的耻

辱？”史坚如激动地说。

“好！”大家齐声附和，兴奋异常。

史坚如让黎礼报告了一下惠州的情况，得知郑士良尚无任何动静，乃坚决表示：“如果我们由支援响应的地位改变成主攻的地位，让他们来响应支援我们，岂不更好？我们一切均已就绪，可以先一步发动起义！”

“不行！”宋少东说：“两千人的行动，不是小事。古语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们哪来的粮饷枪械？”

史坚如问：“我不是叫你通知古愚变卖田产么？”

“是呀！可是现在人心惶惶，有钱人都逃到港澳去了，没人有兴趣出资买田，所以到今天田地仍卖不出去。”宋少东回答。

史坚如一听，略为吃了一惊。但他很快决定派苏焯南去香港找陈少白，请求支援，同时加紧变卖田产，并把起义日期延至8月。

到了8月中旬，郑士良已在惠州发动起义，义师所至，势如破竹。广东都督德寿为镇压革命，从省城调集清军二万四千人，向东开拔，包围革命义军。起义军势单力孤，饷械不足，难以抵抗清军的进攻，情况非常危急。

史坚如得到这个消息，既兴奋又懊恼，只怪自己在广州方面缺乏钱饷，不能行动，因此慢了一步。现在惠州方面既已举事，广州方面自当奋起响应，以牵制清军。于是他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行动步骤。但枪械、粮饷仍无法解决。香港方面正全力接济惠州，无力顾及广州；变卖田产的事，也迟迟没有进展。“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史坚如急得寝食不安，坐立不安。

## 霹雳手段

一天，史坚如又召集黎礼、宋少东、邓荫南、练达成等几个同志在一起密谈举义大事。史坚如在房子里来回踱步，一会儿叹息，一会儿以拳击掌，其他人也愁眉苦脸，无计可施。

“我们干脆这么办。”史坚如突然停住脚步，自言自语地说。

大家的目光同时集中到他的脸上，等待他的下文。

“邓三伯，”史坚如看着邓荫南，神情严肃地说：“现在广东最有势力，最具影响力的官吏应该谁？”

邓荫南想了想答道：“论地位、论权力、论威望，广东地区首屈一指的人物，当推粤督德寿。”

“好！”史坚如用拳头猛击桌面，坚决地说，“为了牵制清兵，扰乱清廷，减少郑士良的压力，我想出一个办法，既不必动用大批人马，也不必花费太多银两，那就是擒贼先擒王，行刺德寿！”

屋里一片沉默，各个人都在紧张地思考着！

“我赞成！”练达成首先站起来表态，“用暗杀的手段，虽然不是很光明正大的行为，但为了解燃眉之急，这未尝不是良策！”

“这事恐怕办不到！”宋少东表示疑问，“德寿贵为总督，警卫森严，谁能接近他采取行动？”

黎礼则感慨地叹息道：“恨当年练武不精，如能象聂政、无双，神出鬼没，千百人中取其首级尤如探囊取物，现在就好办了！”

史坚如见大家意见并不完全一致，便鼓励大家说：“不要泄气！我们就朝这方面筹备计划。车到山前必有路，只要我们有信心，有胆量，办法总是会有的。如能致德寿于死地，必能杀清廷威风，滞清军东进，解惠州之围！”

决心已定，史坚如即督率众人开始行动，首先必须探悉德寿的行踪。史坚如亲自跑到广州总督署附近去察看，果然见督署前后岗哨森严，刀枪林立，四周高墙叠立，根本无法逾越，看来要潜进督署行刺是不可能的。

史坚如也侦察过德寿外出时的情形，发现德寿每次出署，更是威风，一路清道，众人回避，前呼后拥，根本无法接近，看来在路上行刺也是办不到的。

就在史坚如为无计可施而苦恼的时候，黎礼和邓荫南带回了一个意料不到的消息：“这两广总督，胆小如鼠。他原官任广东巡抚，升了两广总督以后，觉得巡抚衙门的禁卫和围墙比督署可靠，所以仍住在巡抚衙门后面的官邸中，深居简出，防范极严。”

“我们马上到巡抚衙门附近去察看一下。”史坚如精神一振，说：“化整为零，各自行动。我从东向西，邓三伯从西向东，黎礼隔一会再接近。”三人即刻出门。

史坚如来到巡抚衙门附近一看，果然是警卫森严。他定了定神，装做过路的行人，沿着围墙，从巡抚衙门东边走过，绕到衙门后面，发现围墙里面是衙门的后院，后院中间有一幢单座的官邸，靠近围墙不远。围墙外有一条小巷子，叫“后楼房巷”。巷子南边是抚巡衙门的围墙，北边有一排民房，大小不一，很不规则，有几幢比较接近衙门的后院的围墙。史坚如一边慢步而行，一边紧张地察看、思索，走到

中间，正好和迎面而来的邓荫南相遇。邓头戴竹笠，背着一个包袱，完全是个旅客模样。两人交换了一个眼色，擦肩而过。史坚如围绕民房转了两圈，然后离去。

当天夜里，史坚如召开秘密会议，宣布：“我决定采取霹雳手段，炸死德寿。”

“怎么炸法？”黎礼问。

“我相信德寿一定住在巡抚衙门后园那幢单座的官邸中，我们想办法趁他夜里睡觉时，用炸药连房子统统炸平，把德寿炸个血肉模糊！”史坚如胸有成竹地说。

邓荫南反问：“问题是如何把炸药投进去？如何点燃引爆？那围墙很高，官邸又不紧靠围墙。”

“这个我已有妙计。”史坚如信心十足。最后商定由邓荫南、黎礼去香港购买炸药，其余的人再到巡抚衙门勘察地形。

### 租房子“成亲”的年轻人

第二天一早，送走邓、黎两人后，史坚如即对练达成、孔鸿记、宋少东说：“我们四人分别去勘察，中午在羊城饭馆碰头。各人要提出办法来，然后，选择一个最妥当的，决定我们的行动。”

四个人乔装打扮，分头出发。为了避免巡抚衙门附近巡警的怀疑，练达成和孔鸿记化装成两个小贩，一个卖扇子，一个卖草药，在巡抚衙门后面那一带观察，边走边喊：“卖扇子罗”，“卖草药咧”……

史坚如则装着找人的样子，在巡抚衙门后面的民房丛中走动。有位老伯问他：“喂，年轻人，你找谁啊？”“我找

……我找一个姓李的朋友。”“他住在哪里呀？”“就在这附近。”“我们这一带好象没有姓李的，大多数都姓刘、姓何。”

“啊！啊！我可能记错了。我再看看。”

史坚如好不容易摆脱那个老头子，没想到另一个大门里走出来一个中年妇女，笑吟吟地说：“客官，你是来看房子的吧！”

“看房子？”史坚如吓了一跳，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怎么？是要成亲了是不是？别怕难为情，我这房子呀！住起来可说是冬暖夏凉，而且靠近巡抚衙门的后墙，巡抚衙门的兵勇和更夫，隔一阵子就会来巡逻一次，什么小偷歹徒的从来不敢到这里来，最适合新婚夫妇安安逸逸地居住了。”

史坚如的眼睛突然一亮，脑海中闪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在紧靠巡抚衙门后园的地方租一间房子，对行动不是太有利了吗？他对此兴奋不已，忙问：“每月租金多少？”“三两银子，还要二十元押金。”“我可以先进去看看吗？”“可以！当然可以。”

史坚如跟着妇人进了大门，发现里面有个空院子，靠北厢有一间房子。妇人打开房门，史坚如见房里空洞洞的，黑暗无光。妇人立刻推开一扇窗子，光线即时透了进来。史坚如跨到窗口，往外一瞧，巡抚衙门的后围墙近在眼前，离后园里的官邸也不远。史坚如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他马上回头对妇人说：“大婶，这房子我租下了。我先给你一两订钱。”

妇人一边接银子，一边笑眯眯地说：“好呀！小伙子，

你真有眼光。什么时候搬进来住？”“就这几天吧？我还要看看黄道吉日呢！”

“对了！”送史坚如到大门口时，妇人突然想起来，“你是跟你的新娘子来住的吧？我们这一带，是奉命不准租给单身汉住的！”

“噢，噢！”史坚如愣了一下，但很快反应过来，满口应允，“当然！当然！”

### “我的办法最笨”

史坚如回到荣华街的小楼上，练达成和孔鸿记已经先回来了，史坚如请他们先谈谈想法。

“我想，”练达成先开口，“找一个神枪手在夜晚爬上那一片民房的屋顶，一枪把德寿那老王八给打死……”

“不行，不行！”孔鸿记马上反驳，“夜里怎么看得清楚？万一打不中，兵勇一定很快包围民房，逃都逃不掉。”

“你的看法呢？”史坚如问孔鸿记。

“我的想法是火攻，”孔鸿记说，“找个夜晚，弄一些火把，点燃后，从围墙外丢进去，把德寿烧他个尸骨不存……”

“他又不是没有腿，”练达成也回敬他几句，“火头一起，早就逃走啦。”

最后两人都问史坚如有什么锦囊妙计。史坚如笑笑说：“我的办法最笨。”

“怎么个笨法？”两人急切地问。

史坚如压低声音说：“挖地洞，一直挖到德寿住的府邸下面，然后……”



“然后在半夜里爬进卧房，把德寿当做瓮中之鳖捉出来！”练达成打断史坚如的话说。

“开玩笑！你从哪里挖进去呀？挖地下隧道呀？”孔鸿记猛摇头，“吃力不讨好，行不通。”

史坚如不慌不忙地说：“我已经在那围墙外面最近的地方租了一幢民房，我们可以从那幢民房的房间中开始挖，一路挖到德寿住的官邸下面，然后装上炸药，半夜里把德寿从酣睡中炸个粉身碎骨！”

“好主意！”练达成、孔鸿记齐声称赞。

“这主意好是好，只是有个问题不好解决。”史坚如神情严肃地说，“巡抚衙门规定，后楼房巷一带的房子不许租给单身汉住，房主非要我‘夫妻同居’不可。我答应了，可我哪来的妻子啊？”

练达成、孔鸿记两人也愣住了，“这是哪门子的大清律例！”他们知道，史坚如年方二十二，还没结婚，自然无法“夫妻同居”。

三人沉默了一会，孔鸿记忽地一拍大腿，说：“有了！”

“有了什么？”史坚如急切地问。

“我有了好主意！”孔鸿记说：“把筱英姑娘接来，你和她住进去不就行了？”

“乱弹琴！”史坚如一拍桌子，满脸不高兴。

原来，史坚如虽未结婚，但已有了心上人。她叫宋筱英，也是番禺人，和史坚如青梅竹马，感情甚笃。两人结合虽是情理之必然，但既未过门，堂堂男子汉，岂可有小人之行为？史坚如觉得孔鸿记的话有辱他的人格，所以生气了。